

一番滋味。

新年時節，比平時，衣食自然都要好些。不過土人生活原很低劣，所謂「好些」在我們看來仍然很簡陋的。

上面把南洋新年的三個面都簡約地寫過了。這裏未有趣味的「雜景」的描繪，不過記敘「各個」新年的概別而已。這三種年，雖則各有門戶，但彼此常相來往的。歐西人和土人都向中國人賀年，（舊曆）中國人也對歐西人土人賀他們的年。中國雖已

## 沒落的「年節」

——北平新年雜寫——

記得豐子愷先生有一篇談新年的文章，他說時日的分割，實在是打破人們厭煩過日子的妙法；由一年分成四季，十二月，三十天，再割成分秒，就使你覺得一年很急速的度過了；設不如此分割，我們只過着『山中無曆日』的慢慢長歲，豈不要令人頭痛呢！

改曆，但除一些華僑的教育文化等機關及人士外，一般華僑還沿着過『舊』的新年。作者原計算陽曆的，因一般戚友的來往酬酢，加上一個新年，（這樣度兩個新年的現象國內也很普通，）再因平日的事務及性情的好動，常多與土人接近，因此常被邀為『上賓』，而新年也再添一個！這就是三年頭中過過九個新年的『原來這末一回事』

果 軒

子愷先生的說法很妙，然而我們這些三十歲左右走入中年的人，實在呈一種相反的心理。一切『年』和『節』都是兒童們的，青年們的；我們則只感到『無常』，無時不飽含惆悵之意。更何況衣食營營，東西南北，一遇到臘盡年終的時候，自己撫摩了過去的創傷，想起家人父子，真有點黯然；我

想王維的『每逢佳節倍思親』，他的意義還不止在別離上吧。

自己在舊都住了快近六年，直到如今，妻子還在那沒落的大城市中寄生着，所以北平幾乎成了第二故鄉。如今算國歷呢，眼前就是新年了；即使還用『小民』們通行的『夏曆』吧，那『桃符更新』的節令，也不過一個月了。因此想到幾年來歲尾年初的現象，使我又引動多少無聊的回憶。回憶雖則沒出息，但我們現在資以自慰的還有什麼？我想問難的人，亦將瞠目無語吧！

國曆終於在『傳統』的習慣下躲開

了。琉璃廠每到一月一號雖也有許多舊書攤擺出，海王村公園那些賣輕氣球和風車的也不少，但究竟遊人稀疏冷落，只見幾個大學教授挾了破皮包踱來踱去，偶爾夾雜一部青年學生而已。因此，一切商販，照例要請求市政當局在『春節』重張旗鼓的。不日過年，而曰春節，這真是中國文字的妙用。這種請求，大約自革命成功以來，每年一次，

但總未碰過釘子——說我自己的話，節日本是習慣的遺留，人們多少有些懷舊的感情在內，故無改從國曆大殺風景之必要。日本也過着舊曆年，但却拿掉東四省，豈非明證？——故一到正月初一日，你將看見從和平門一直蜿蜒到琉璃廠街口的席棚，這裏邊充滿了康有爲、祈禱藻以及劉石菴的字，江南四王的山水，蔣南沙的艸虫，真是洋洋大觀，雖則膺鼎，大足炫目。茶棚在海王村公園內矗立着，紅方桌蒙以白布，在上面一坐，睥睨下面的人海，也很有不可一世之概。『糖葫蘆兒』和『大風車』以及成串的『山裏紅』，是逛廠甸的特徵，清晨走在大街小巷，房簷上常常挑出一個嘩嘩嚮的大風車來，引動你一種莫明的心情，這你不必問，一定是從廠甸帶回的了。

廠甸的書攤，我們總不會討出公道的，你不要看那些穿了馬褂戴着小帽的商人，大學教授有時被他們騙得發昏；舊印本染色可以當宋元精槧，一下就是百把塊錢的

價值。還有廠甸迤東的火神廟，這時也充滿玉器古玩攤子，那更是非假充內行的洋人不敢問津的，一隻燒料的白觀音當玉的賣，磁器不是汝窯，就是定窯，至少也得是古月軒，標的價格沒有在二十元以下的，我們也只有咋舌而已。我頂愛看的是些閉戶休息的南紙店和舊書店，（其實他們都已將攤子擺在外面了。）那些古舊玻窗上掛遍了時賢書畫，陳石曾的花卉多麼秀勁，姚茫父的字多麼挺拔，即壽石工的榜書聯額，也深爲我所喜愛；若再有我們王道宰相鄭海藏的字，那真成瓊寶一般了，雖則此老已爲人所不齒。

代表北平新年的，是各處的廟會和應時的小販。上述廠甸，雖多係『雅』人流連之區，實也不過廟會變象。故賣輕汽球以及小兒刀槍和各種食物的仍極走運，一進海王村公園，就毫無『雅』致了，記得有一年，有人持黃旂在那裏懸賞找尋丟失的小孩，可見其肩摩轂擊之一斑。除此處外，就是正

月初一的關帝廟和初二的財神廟，更是所謂『小市民』祈福求赦的所在。正陽門兩旁那二間用黃琉璃瓦蓋造的亭子，即所謂關帝廟，據說此地之籤，靈驗無比，元旦日早晨一點以後，前門大街已有許多人頂着星辰，冒着寒風買香燭了。故在這一日你可以看見那兩根終年寂寞的旂杆懸起黃旗，這與大街兩旁關門閉戶鴉雀無聲的商店成了極好看的對比。電車在這一日都爲之晚出；記得前幾年國曆時行的當兒，這一天我常常要從西城寓所跑到東城學校去授課。電車既無，洋車又少而貴，曾受到極大的窘迫，看到一羣一羣的學徒穿了嶄新的衣帽去賀年送名片，却踽踽走在西長安街馬路上，平常五光十色的窗飾而今只有門板迎人，心頭就說不出是什麼味兒。話又說遠了，我們還是講正月初二的財神廟吧，其實這也沒什麼講的，每年一到此時，各大小報紙的外勤記者，都要玩兩手兒，寫幾篇特訊，說得天花亂墜，應景應時，稍一留心的人，都可

讀到，何必我再辭費！我只告訴你這廟的名稱是『五顯財神廟』，位置在廣安門外幾里地光景。財神是我們民族中永遠興隆的神，況這廟在此日又可出借『利市元寶』，說是准保一本萬利，大發財源，（這元寶是紙作的，分金銀兩種，今年借了，如發利市，明年要加幾倍價值償還；譬如今年借兩個銀元寶，花了二毛錢手續費，明年就得還上塊把錢；名之爲借，實乃買也。個人心願，神佛鑒臨，誰敢昧心不還哉！利市與否，姑且不論。）這也就無怪乎一到『大年初二』的早二三點鐘的時候，就已把廣安門擁得水泄不通了。

一聽到『畫兒來——買畫』的悠揚韻調，就十足勾起童年隨父親到集鎮上買年畫的回憶來。什麼『蓮年有餘』『日進斗金』那種笨滯的木刻畫在現在已不大看見了，代之而興的是『海派』的劣等石印馬前潑水、奇雙會之類的戲齣，財神送寶、富貴有餘一類的低級象徵畫，往往男子穿了

紅紅綠綠的西服，女了也登着四不像的高跟鞋，窗上有玻璃，室中有電燈，看過之後，忽然意識到中國整個文化，都被這野鷄式的西洋玩意兒強奸了！即欲覓一張如孫福熙先生在北京乎一書中所說那種『新年多吉慶』的版畫，也不可得了；故這種小販，雖送來新年之消息，我却只有厭煩。若一般假借已關閉的商店而設的臨時畫棚，更充滿了這種臭味，只不過多幾張印得精細些的時裝美人罷了。除畫販外，賣花的，尤其是紙製的石榴花，特別在小巷中叫喊得熱鬧，新年戴石榴花，是一般老太太的特權。或者因石榴多子而取其含義吧。又有街頭賣燈的，羊燈、蟹燈、魚燈，以及渾圓的紅紙燈，穿插了故事的走馬燈，都很夠味。這之類，到元宵節尤其多，但我却常在除夕就買下兩盞紅燈點起，好像有他才像過年似的。從臘月初起，賣鞭砲的已極多，若一到十五日以後，已可聽到斷續的墨剝聲。廿三日是家庭之神皂王升天的日子，頭三天已有已有人在大街

小巷賣餡製的糖瓜，我頂討厭吃這東西，因爲他黏牙，恰如我所不喜歡的口香糖一樣。設如我是皂神，供以此物，必大發雷霆無疑也。北平還喜歡將糖瓜作成藕形或葫蘆形，那簡直是爲人的玩好，不爲供神了。吃的東西沒有再比北平講究的了，即說是世界第一，也無愧色。新年，尤以吃爲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故你可以看見西單或東單的菜場，無一天不人山人海，由蒙古到廣東的食物，均可於此買到。另外有一種最討厭而又頂通行的應節點心，就是『雜拌兒』，混合瓜子、花生、糖、栗子、梨糕……等等東西而一之，街頭巷尾，到處皆是此種小販攤頭，南貨店亦大賣特賣，亂亂糟糟，黏黏連連，真象徵中國的國民性！

見了面是『恭喜發財』，回到家是八圈麻將，聽戲是御碑亭金榜樂大團圓，這幾百年來奢靡委頓的古城，就在這種麻醉狀態之下殘喘着，即使是極有生氣的人，還怕不沒落嗎？